

中国
文化
名人
忆
母
亲

心中的碑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主 编：邓九平

同心出版社



中国文化名人忆母亲

心中的碑

名誉主编：钟敬文

张岱年

主 编：邓九平

同心出版社



1	未圓之夢	
	——我的母親	叶文玲
22	等	馬瑞芳
29	時光	席慕蓉
38	永恒的母親	三 毛
45	母愛是船也是岸	韓靜霆
51	尋求母愛	王寶成
60	忘却	趙 國
65	那一脈藍色的山梁	梅 洁
72	我的母親	徐 剛
88	多舛的人生 無限的愛	解思忠
121	我的媽媽	程乃珊
131	蛻衣小史	韓石山
136	帘子	韓石山
141	母親(節錄)	肖复兴

158	慈母身上衣 ——记婆婆子冈	叶稚珊
164	妈妈在山岗上	陈建功
172	惊蛰	苏 叶
175	念慈篇	苏 叶
179	慈母情深	梁晓声
188	母亲养蜗牛	梁晓声
197	藏在相册里的命运	陆星儿
204	她押了一生的岁月	尤 今
213	有爱同行 ——献给母亲	丹 姪
220	童话理想主义	张抗抗
267	母亲和书	曹正文
270	从陋巷中走出天地	郑明娳
279	母亲的阳台	张曼菱
283	回眸	冯敬兰
292	我与地坛(节录)	史铁生
301	母亲与家事(节录)	高洪波
306	回家去问妈妈	毕淑敏
311	游子吟	和 谷
315	我不是个好儿子	贾平凹
322	母亲的看	韩少功
326	飞入芒花	林清玄

334	犹如北方的土地	马丽华
340	家枣树	素素
347	母亲节	筱敏
351	湘江秋月忆母亲	邓九平
357	世界	铁凝
363	名字里的故事	袁山山
369	苦涩的苜蓿	朱鸿
374	与母亲散步	陈染
378	谁言寸草心	徐鲁
382	布鞋(节录)	凸凹
386	愧为人子	韩毓海

叶文玲(1942—) 女,浙江玉环人。
 小说家、散文家。著有短篇小说集《无花果》
 《心香》《长塘镇风情》《湍溪夜话》《独特的歌》,
 长篇小说《太阳的骄子》;散文集《梦里寻你千
 百度》《写在椰叶上的日记》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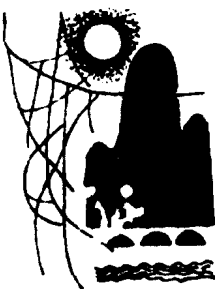
未圆之梦

——我的母亲

叶文玲

从来都把5月与鲜花联在一起,
 从来看待5月是明媚的笑靥,可是从
 前年开始,一近5月,我的心就越渐
 沉重,因为5月是我母亲的忌月,流
 年如水,母亲去世,已是第三个年头
 了。

还在4月初,妹妹就从家乡来电
 话,他们已经选了长长清明中一个最
 好的日子为母亲上过了坟。用家乡人



最常见的礼俗：奉一盘素餐，点三炷清香，再采一把山上的松枝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妹妹还说，现在相比周遭那些十分讲究的“圈椅坟”，母亲那毫无装饰的坟是太简朴寒素了。

我听着，不由清泪潸然。简朴寒素，不合而今弟弟妹妹已渐优裕的境况，却如母亲一世为人。我们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保持对母亲最好的纪念。

前年为母亲送葬的情景，一一掠过眼前。母亲的音容笑貌，更如永不消逝的画面，夜夜进入我的梦境。

4月中，我去洛阳，见兄长叶鹏已请人为母亲画了一幅肖像油画，画中的母亲素衣如故，神态毕肖；白发斑斑，慈容可掬，而捧绣花绷的那双手却很年轻，纤纤十指白晰秀长，恰如青春少女飞针走线的模样。我对于画家作出如此“矛盾”的构思十分讶然，凝视久久，终于领悟了构思者的别出心裁：芳年易逝，劳绩永存，作为一个用银针挑走自己的一生、也挑起了全家生涯的母亲，她那双曾被缝纫绣花的丝线拉得十分粗糙的手，那十根无一不布满针蒿痕迹的指头，在我们儿女心中永远不会老化，在我们儿女心中，那是一座永远青春的雕塑。

—

前年的5月下旬，安葬了母亲又按习俗“望山”完毕，我想起了一个久存的心愿：到母亲的出生地响岩去看看。

我们从来只当母亲姓王，从来只把距楚门七八里路的清港当作外婆家，在弟弟妹妹们心中更是如此。因此，我这提议仿佛是一根长长的挑棒，尘封的往事随着“响岩”这个地名，响亮地炸在大家心头。

母亲其实姓李，清港的外婆其实是我们的姨婆，响岩李家才是母亲真正的老家。

距楚门二十余里的响岩，并不像它的名字，它毫无响亮之处而只是一个非常幽闭的山头角落，因而连一个“村”的名号都没有获得。即便是在我的家乡玉环县处处都开始活跃富裕的如今，响岩仍然是一处被爱情和好日子遗忘的角落。

沿着盘曲的山路蜿蜒而行，越来越高的陡坡仿佛把响岩山人日子的艰难都曲曲折折地写在了行路人的心中，于是，还未到达母亲在世上惟一而真正的亲人舅舅家，80年前发生在响岩李家那难以言诉的赤贫和灾难，就像这灰暗的天色浓浓地压在心尖。

母亲生前极少提起响岩这个家，是幼年太深的伤痛使她根本不想回忆？是姨父姨妈比亲生父母还深的恩情使她只愿过早地忘却？拖着酸痛不堪的双脚终于走进响岩时，找到了答案的我，眼前升起了一幅图画，那是凡·高的《吃土豆的人》。

我所目睹的响岩村，至今还只有寥落分布在山岙中的几户人家，舅舅家的那座几近颓败的小屋，一望而知是最寒伦的。它之所以还像只石蛙一样趴在山岙中未曾倾圮，大概就在于它的三面墙毕竟是靠石头支撑的。而

我那在床上奄奄一息的舅舅、一直没能娶上媳妇几近愚傻的表哥的面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凡·高那张名画中的人物肖像，极其相似。

母亲去世后，我还有一种深深的痛惜，痛惜母亲把太多的往事以及她身世中最隐秘最苦涩的部分带走了，这其中，就包括她那令人涕泣的童年。在隐忍痛苦上，母亲毫无例外也是最坚强的。

于是，我们只从母亲童年的一个并非嫡亲的姐姐，一个出色的民间故事家后来借居我家多年我们叫她为“香兰娘姨”的嘴里，得知了这些点滴往事。

香兰娘姨讲述这些往事时，我还小，一点都不曾意识到她讲述的这一切，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有着怎样的意义，而香兰娘姨又是一位过分陶醉于自己讲故事本领的人，于是，她在讲述这些本是真实的故事时，也往往带了许多梦幻的成分，再加上她虔诚崇拜的越剧腔调和迷信色彩，于是，关于母亲，关于她自己的“从9岁到14岁就嫁了三次又守寡三次”的凄迷往事，她也讲得如同她最为熟稔的《董永宝卷》、《沉香救母》那样婉转曲折，所讲的时间又往往选择在更鼓声声寒风瑟瑟的冬夜，讲完后又总不忘叮咛我千万别有追问母亲考证真伪之举。我一直不太明白香兰娘姨为何如此用心良苦，而她那一唱三叹涕泪交加的讲述，只使我在虔心倾听的同时，一边疑信参半，一边跟着她眼泪汪汪。

于是，我总算从凄迷冬夜听来的故事中知道了往事的一点枝梢：

母亲3岁那年，病重的外婆知道再也无力保护自己的幼女，就叫来了远嫁清港的妹妹。妹妹比她幸运的是，嫁了一位清港无人不晓的出色裁缝聪老司，妹妹比她不幸的是，一直未能生育。这个在当时肯定要归结女方的罪孽，也被心地宽厚的聪老司谅解了。而手艺出色的聪老司，就凭他的一双手，使王家的靠针黹度日的小日子过得颇有声色，人到中年后还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轿庄。

外婆英明的选择，使母亲避免了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使她没被穷困沦落几近乞丐的外公卖掉做童养媳。外婆不得不留下舅舅是因为她无例外地接受了这样的观念：男儿毕竟是李家的子孙。

1980年后，母亲和舅舅的命运比较，使我再次信服了这个道理：在摆脱命运的羁绊上，“热土难离”的确不是值得人们永远沿袭的古训。

外婆终于撒手而去。一顶从清港发来的乌纱小轿，隔断了响岩山那浓重悲凉的山影。从投入清港姨婆怀里开始，母亲就被姨公（从这会起，他们就是我母亲眼里的亲爹妈了。）心肝肉儿地疼爱，从此后，母亲也只记住了自己已经姓王，从此后，清港人也都得知了裁缝王子聪老司有了一个眉清目秀活泼伶俐的娇女，取名翠英。

外公聪老司对母亲，后来对收养的一个义子、一个过房侄子，并不一味骄纵，他对于母亲，更是位慈父严师。母亲6岁时入私塾课读，外公又不失时机地教她女

红。摆设在家中的几座供出租的花轿和花轿上的披挂，更是如影相随的直观教具。心灵手巧的母亲，似乎天生是个与银针丝线结伴的女孩，香兰娘姨绘声绘色地讲过我母亲在9岁那年绣的花鸟龙凤，是被清港镇多少人误以为聪老司亲出的手艺；令她更为叹羡的是，仅仅读了两年私塾的母亲，对她琅琅背诵这这那那的诗书时，她一点都不能听懂。

我那叫“子聪”的外公的确聪明过人，他自己虽只粗通文字，但他断然让爱女去读私塾，在20年代的清港小镇，无疑是桩了不起的很有眼光的举措。在感念外公恩德的同时，我不禁又忆起母亲曾经有过的对外公“革命不彻底”的薄怨：如果你外公能让我到外头多读几年书，我后来就不是这般遭际了。

母亲的感叹自有道理。“假如生活从头开始”，是多少抱憾终生的人的愿望。而就凭母亲仅仅读了两年私塾所显示的对于文学的灵性感悟，使我更信服了这一认识：假如飞出这个水乡小镇，她的一生肯定是另一番样子。

尽管如此，母亲的才艺还是像她那乌油油的长辫和俏丽的相貌一样，成为小镇人最注目的对象，香兰娘姨说过，那时清港镇年年有庙会，庙会上看母亲的眼比看戏台上的还多。而从出自母亲的针黹与外公的难以分辨时，外公的轿庄生意越来越红火，因为远近几十里的办亲事人家，都要来租聪老司的花轿及她女儿亲绣的风冠霞帔方能称心如意。

母亲就这样成为清港镇百里挑一的女孩儿。如果不是外公聪老司过早亡故而目不识丁的外婆又被花言巧语所诱惑，母亲的莫名其妙的婚约就不会发生。

当母亲终于以 20 年代乡间少女少有的才智和勇气反抗了这个包办婚姻以后，她万万没料到后来又同样陷落在轻信的罗网中。庙会上结识的父亲，风度翩翩又相貌堂堂，他熟络地演出了一套越剧曲目中的纨绔子弟加多情公子的把戏，使母亲立陷情网，待她明白自己依旧成了另一个大家庭的一只笼中鸟、一个需要侍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主妇兼佣妇的角色、而且那位夫人名份在身的“大姆妈”是个沉痾难起的癆病人时，一切都难以挽回了。

尽管嫁到了在清港人眼里是颇有名望的楚门叶家，长长伴随母亲生涯的还是无穷无尽的忙碌，还是这枚日日不停的绣花针。尽管当时这根针的用途不是为挣柴米，但是一个大家庭十来口人的四季衣物鞋袜及儿女婚嫁的衣饰，照样教母亲忙得不可开交。从我记事起，伏在绣花棚上的母亲身影，如同厅堂廊下的那根雕狮头的廊柱一样，如铸如刻。

父亲是寡妇奶奶的独根苗，从小被惯坏了的他，则一如既往地照旧着他的快活人生。他将数十亩田地悉数出租而并不看重它们的收益，只要够了全家的粮米用度便对百项家事不管不问，他以与人合伙经营南货店的名义跑码头做生意，实际上只是为了到各处寻欢作乐看热闹。他关心时事却厌恶官场，轻财重义而有许多朋友，

不管这朋友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只要是乡里乡亲只要是够朋友的他便侠肝义胆。父亲后来对母亲的负情和他那无可更改的身份，曾令少年的我对他痛恨万分；惟一教我感到他作为父亲的可亲之处的，是他在极有风险的年月中，对于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资助，以及后来被县党史办充分肯定的正义感和爱乡之心；我感受更深切的，则还有他对于学问的崇仰，对有识之士的敬慕。即便在家庭陷入困境的年月，他也曾无数次地表达了这样的决心：就是脱衣当裤，也要使子女深造成有知识的人。从我记事起，父亲和母亲就没有和睦过，但就子女受教育这一点，他却与母亲非常默契。

二

我在母亲所生的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在哥哥姐姐们远走高飞后，特别在父亲蒙冤劳改而又病死、哥哥这个复旦的高材生因错划右派而发配河南、我也因受株连而失学后，我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时间最长。因而，对母亲在艰难年月中的劳绩，对她承受生活中的一切变故坚韧不拔的意志感受最为深切。

母亲在接二连三地打击面前能够平静如故，是出于她对儿女的无边爱心，而支撑她的信心和生活勇气的，也是对儿女的坚定不二的期望。

当经济生活的一切依傍都失去后，直接承挑起这份沉重的，还是母亲手中的那根小小银针。

相对灯下。我帮母亲做的是下手活，繅边脚、锁扣眼，那时，我们当然都是手工活，一件千针万线缝好的成衣，所得工钱大约是三到四角；那时，一架缝纫机是我和母亲热切盼望却断难拥有的工具，因为欠着一笔沉重的债务，我们买不起。而母亲为了挣得够全家五口开销的日常用度，她就要教自己的手工速度大致跟上缝纫机。

于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无日不在赶速度，抢时间。只要向顾客许诺过的，她从不拖延交货的日期。日子就在这样艰辛的劳作中如扯弹簧一样被拉长了。无数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无数个寒风刺骨的霜晨，陪伴我们母女的只是那根银光闪亮的针，串连我们母女深情的，就是一团团永无尽头的线。

还在母亲四十挂零的年纪时，记得是一个黄昏，她带了我给去给人家送绣好的绣品，母亲一如既往地一手夹着包袱，一手牵着我，默默地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忽然，我发现母亲的鬓角有了几丝白发。我为这个发现吓得泪花晶莹：母亲老了，忙碌清瘦长年穿着月白上衣黑布裤的母亲老了，母亲的脚是缠过又立即“解放”的放大脚，不小也不大，但因为长年伏坐劳作，走路于她并不轻松。母亲和我都走得很慢很慢。

在发现母亲老了的同时，我平生第一回想到母亲以后也会死，一阵惆怅掠过心头，我越发地眼泪汪汪。

母亲发现了我挂泪的缘由后，微微一笑：小呆徒，这也值得哭吗？你们都没长大，妈妈离死远着呢，你看

你外婆多长寿，妈连你外婆的一半年岁还不到呢！

是的，说话那时，我的清港外婆已活到了八十有五，虽然奄奄床上，已进入生命的尽头，但尚在人世。

说着这话时，母亲的笑容既慈祥又和蔼，脸颊上一对深深的酒窝也一闪一闪的，夕阳为她那苍白而略带青黄的脸颊涂了一抹红晕，9岁的我忽然发现母亲非常美丽，9岁的我，从此笃笃认定我的美丽又勤劳的母亲永远不会去世，我和母亲永别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

四十余年前的这个黄昏的场景，就这样烙在了我的心屏上，40年后惊见画家的那幅油画，除了头发如雪，母亲的笑容，母亲的神韵，简直就与当年一般无二。

40年前的这个黄昏，我还曾特别记住了母亲穿着的鞋，那是一双绝无装饰的带襻黑布鞋。尽管为人绣过千幅帐檐万套锦袍，母亲自己却好像从没有穿过一双绣花鞋。这里固然有“卖油娘子水梳头”的酸辛，但更多的是因为母亲对她心目中的刺绣艺术，自有一种颇为大气的评判眼光，她一向不喜欢小模小样地装扮自己，对于穿绣花鞋，她更认为是乡下小女子的所好。即便是描龙绣凤，她也同样崇尚自然活泼的生灵。当生活中的触动化为她心中的灵感时，她往往可以就手绣制出来，所以母亲的绣品绝大多数自画自绣，极少用别人的画稿。

对于这一点，我以前常常诧异，诧异乡下女子出身的母亲怎会这样骄傲，也是在几十年后，我才理解了母亲久持的这份骄傲：一向注重于自我创造的母亲，从不甘于依样画葫芦。

母亲创造的热忱和争强好胜，还表现在对一切新鲜的公益事业的热心中。抗美援朝时让小学生为志愿军做慰问袋，母亲虽按上级规定，放手让我自己亲做，但她对我这个9岁的小学生实在不放心，于是，从选料到样式，从帮我剪五角星到一针针地绣字，她都像个严厉的监工，道道工序严格把关，只恨不能捉手代绣。当得知我这个班上最小的学生交的成品成了班上最好的一份并受到老师的表扬时，母亲这才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因为母亲的出色劳绩而使我们常享荣光的事不胜枚举：为使哥哥演《林冲夜奔》时能穿戴与角色身份相称的袖铐和云头鞋，母亲连夜制作直到天明终于按时赶出；为使我扮演的《血泪仇》中的狗娃有一件符合剧情的破棉袄，母亲二话不说就将我原先的那件小袄撕得雪絮纷纷；为使一位曾在我家大院居住的解放军营长换防临走时穿上一件适意的毛衣，母亲也是连明彻夜地赶织而并不收取半文工钱，当解放军的严明纪律不能不使母亲又面对这份工钱时，巧心裁的母亲又把眼光注视到那位怀孕的营长妻子：一套小小的从头到脚的小孩衣裤是那样漂亮别致，只惊得营长太太喜出望外，当这位说话有着浓重鼻音的山东媳妇连声用楚门话表示感谢时，却只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三

母亲存在我心里的记忆多多，在她生前，我也曾在一些文章里写过她，但不知为什么，如今提笔，我竟变

得异常笨拙，往日里写散文、小说的灵气一点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我应该明白。母亲是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时年八十有四，按说也属高寿。事先毫无迹象，发作前她还亲为自己沐浴更衣，“走”，得利落且无半点痛苦，所有的乡亲邻里都说老人如我母亲这般“走”法，是三生修来的福气。但我们仍然悲痛难抑，尤其是我。因为我心里存了太多的歉疚。

母亲年轻时也是爱热闹爱和姐妹朋友相处的人，看戏尤其是她的一大嗜好，越剧、京剧的那些著名剧目，她都非常熟悉且能评述得头头是道，只是后来，生活的重轭荷负在肩头，她没有了赏玩的心情和条件，剩下的只是与亲人厮守的渴望，与儿女团聚，特别是希望与长子也就是我的哥哥叶鹏生活在一起的渴望。但是，在长长的几十年岁月中，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条件根本不许可，这愿望，当然只能是画饼。于是，在很长一段时日中，劳累而寂寞的母亲，总是在等待几个远在他乡儿女们的来信、一笔很小的汇款所激起的慰藉中度过。我从少年时便对邮递员有特殊的好感，多少也受了母亲心情的感染。母亲将凡是有信件来的日子，当成生活中的重大节日，她如若没有工夫一遍遍地阅读，便让我或妹妹在她缝纫时，一遍遍地念给她听。当生活中的一切希望都变得渺茫起来时，惟有亲情，才是慰藉她精神的良药。

生活虽然困顿，母亲的态度依然乐观而积极。在遭遇坎坷的日子里，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最长，母亲也将